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八

詳校官修撰臣錢 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華光楣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三十四

起桑北 晉灘五月
至九月不滿一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下

至德元載

載祖
亥朔

五月丁巳是衆潰走保南陽

是火迴翻
是不書姓

承上卷安祿山將攻魯史事也是自潁川走保南陽
考是曰安宗寶錄云是攜百姓數千人奔順陽川今從

傳賊就圍之太常卿張均薦夷陵太守虢王巨有勇略

上徵吳王祇為太僕卿

垣其翼翻夷陵郡峽州守武又翻上亦謂玄宗自靈武即位後

玄宗稱上皇稱肅宗為上

以巨為陳留譙郡太守河南節度使兼統

嶺南節度使何履光

陳留郡汴州譙郡亳州此二郡太守也是年升五府經略討擊使為

嶺南節度使領廣韶循潮康瀧端新封春勤羅潘高思雷崖瓊振僭萬安軍二十二州治廣州

黔中節

度使趙國珍

趙國珍祥柯別部充州蠻酋趙君道之裔楊國忠兼劔南節度以國珍有方略授黔

中都督護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其所部獨寧按新書方鎮表開元二十六年黔州置五溪諸州經略使天寶

十四載增領守捉使代宗大曆四年始置展溪巫錦業五州都團練守捉觀察處置使憲宗元和三年黔州觀

寨增領涪州唐末始于黔州置節鎮疑此時趙國珍未得建節至明年通鑑書置黔中節度必有所據南

陽節度使魯吳國珍本牂柯夷也

牂音藏柯音哥

戊辰巨引兵

自藍田出趣南陽

趣七音翻

賊聞之解圍走

令狐潮復引

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

說巡曰

復扶又翻勞力到翻說式苟翻

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

誰為乎

為于偽翻

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

義何在潮慙而退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

驍堅堯翻

騎奇寄翻更工衡翻挑徒了翻

三日至行唐

即漢南行唐縣屬常山郡九域志在郡北五十五里

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

沙河在新樂行唐二縣之間敗補邁

翻

蔡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

明

復扶又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

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

至恒陽思明隨至

恒戶登翻

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

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

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

考異曰河洛春秋以此為光弼語汾陽家傳

作子儀語蓋二人共議耳

壬午戰于嘉山

據舊史安祿山傳嘉山在常山郡東魏收地形志中

山郡上曲陽縣有嘉山上曲陽即唐之恒陽也考異
曰實錄云六月壬午按長歷六月癸未朔壬午五月二

十九日也汾陽家傳舊祿山傳亦云六月戰嘉山河洛
春秋云六月二十五日光弼破賊於嘉山今從實錄而

改其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

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槍歸營

折而設翻

奔于博陵光弼就圍

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

將即亮翻

下同降戶江翻下同

考異曰河洛春秋云五月蔡希德從東都見祿山祿山又與馬步二萬人至邢州取堯

山招慶射趙州東界効曲鼓鹿城閭渡洿池水入無極至定州牛介從幽州占歸檀幽易蕪大同龍蠟共萬餘

人帖思明思明軍既壯共五萬餘人其中精騎萬人悉是同羅曳落河精於馳突光弼以十五萬衆頓軍恒陽

熊採往來人有難色召有策者試之時趙州司戶叅軍
先人亡父包處遂上書與光弼曰思明用軍惟將勁悍
觀其舉措實謂無謀昔秦趙爭山先居者勝豈不為勞
逸勢倍高下相懸今宜重出軍人有膂力者五萬被甲
兩重陌刀各二東有高山甚大先令五千甲士於山上
設伏後出二十人山東取糧賊見必追之則奔山上伏
兵馬與一百面鼓應山上避賊百姓壯者亦與器械令
隨大軍老弱者令居險固守遙為聲援賊必圍山攻之
城內出五萬人擇將二人統之各領二萬一將於南面
一將於城北門出賊營悉在山東其軍夜出長去賊三
十里行廣張左右翼以天曉合圍其軍每二十五為隊
每隊置旗兩口鑿鑿鼓子一具圍落纔合則動鼓子賊
必不測人之多少然于城中出軍一萬人布掌底陳山
上亦擊鼓而下齊攻之必克勝光弼尤然此計乃出朔
方計會出人取糧賊果然來襲即奔山上至六月二十
五日依前計大破賊於嘉山下斬首數萬餘級生擒數

千思明落馬步遁至暮往折槍歸營希德中槍索押衙
劉旻斬斷而走生擒得旻至二十六日覆陣二十七日
有詔至恒陽云潼關失守駕幸劍南包諤

漁陽路再絕

專欲歸功其父而它書皆無之今不取
漁陽即謂范陽也范陽郡幽州其後又分置薊州漁陽
郡二郡始各有分界然范陽節度盡統幽易平檀媯燕
等州賊之根本實在范陽也唐人於此時多以范陽漁
陽通言之白居易詩所謂漁陽鼙鼓動地來是以范陽
通為漁陽也前此顏果卿以常山返正漁陽路
絕矣果卿敗而復通今郭李破史思明故再絕賊往來

者皆輕騎竊過多為官軍所獲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
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詬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
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

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
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自關下來為尚莊說祿山

曰為于偽翻說式
芮翻下密說同

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

一舉而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衆未更行

陳

更工衡翻行
剛翻陳讀曰陣

豈能敵我薊北勁銳之兵何足深憂

尚莊皆佐命元勲陛下一旦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
懼若上下離心臣竊為陛下危之祿山喜曰阿浩汝能
豁我心事即召尚莊置酒酣宴自為之歌以侑酒待之

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

為干偽翻
作阿法今從

考異曰祿山事迹
唐歷統紀舊傳

祿山議奔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是時天下以揚國忠

驕縱召亂莫不切齒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為名王思

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

說式芮翻
玄宗實錄云

考異曰
或勸翰

留兵二萬守關悉以精銳回誅楊國忠此漢挫七國之
計也公以為何如翰心許之未發有客泄其謀于國忠

國忠大懼按翰若回兵誅國忠則止與祿山無異思禮
勸翰抗表言國忠罪猶不敢況敢舉兵乎事必不然且

翰雖心計它人安得知之正由翰按兵不進故國忠及
其黨疑懼恐翰回兵誅之其實翰無此心也若果欲誅

國忠則安肯慟哭出關乎幸蜀記云翰使王思禮至陝
郡見賊偽御史中丞無敵將軍平西大使崔乾祐令傳

徽與祿山數其干紀亂常背天逆理且曰若面縛而來
束身歸死赦爾九族罪爾一身如更屈彊王師遲疑未
決大軍一鼓玉石俱焚爾當思之悔無及矣按翰與乾
祐方對壘相攻思禮軍中大將豈可使齎罵祿山之檄
詣乾祐乎必無此理今不取 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來

至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今

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

說式苒翻
援于元翻

於公豈

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後無繼萬一

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

時監
牧五

坊禁苑之卒
率謂之小兒

上許之使劔南軍將李福德等領之又募

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

將即亮翻

名為禦賊實備

翰也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

六月癸未召杜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

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

此祿山之用閒也陝失丹翻

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

趣讀曰促下以義推

翰奏曰祿山

久習用兵今始為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

正墮其計中

羸倫為翻誘羊久翻

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

以扼之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有內變

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
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
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

上時字翻
質音致

賊

必內潰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
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
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

戌引兵出關

逗音豆使疏吏翻趣讀曰促
蜀記曰賊將崔乾祐於陝郡西潛鋒蓄銳

卧鼓偃旗而偵者奏云賊全無備上然之又曰玄宗久
處太平不練軍事既被國忠眩惑中使相繼督責於公

不得已撫膺慟哭久之乃引師出關國忠又令杜乾運領所募兵於馮翊境上潛備哥舒公公曰令軍出關勢十全矣更置乾運於側以爲疑軍人心憂疑即不俟見賊吾軍潰矣必當併之以除內憂遂令衙前總管叱萬進追軍誠之曰若不受追即便斬頭來乾運果不肯赴進詐詞如欲叛哥舒竊請見乾運遂喜遽見之與語進忽抽佩刀曰奉處分取公頭乾運驚懼其左右悉新招募者悉投仗散走進遂斬乾運攜首至於軍門衆皆攝氣乃統其軍赴關按翰若擅殺乾運而奪其軍則是已反也朝廷安能趣之出關乎蓋奏乞以其軍隸潼關朝廷已許之翰召乾運受處分或有所違拒因託軍法以斬之耳凌準卻志云郭子儀李光弼將進軍聞朝廷議出潼關圖復陝洛二公議曰哥舒公老疾昏耄賊素知諸軍烏合不足以戰今祿山悉銳南馳宛洛賊之餘衆盡委思明我且破之使覆其巢質叛徒之族取祿山之首其勢必矣若潼關出師有戰必敗關城不守京室有

變天下之亂何可平之乃陳利害以聞且請固關無出
唐歷會偵人自陝至云崔乾祐所將衆不滿四十不足
圖也上大悅舊翰傳翰既斬乾運心不自安又素有風
疾至是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于行軍司馬田
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斷教令不一頗無部伍其將已丑
王恩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人無關志今兼采之

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

靈寶縣更名見二百十五卷天寶元年

乾祐

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軍與

乾祐會戰

薄伯各翻隘高介翻西翰與乾祐會戰舊傳四日次靈寶西原八

考異曰肅宗實錄乙

日與賊交戰新傳丙戌次靈寶西原庚寅與乾祐戰按
翰軍既遇賊必不留四日然後戰玄宗實錄丙戌翰出
關已丑遇賊庚寅戰此近乾祐伏兵於險翰與田良丘
是今從之幸蜀記亦然

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

少始紹翻趣請曰促將即亮翻又音

如字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

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槩不得用翰以羶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

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韞車之前縱火焚之

乘繩證翻塞悉則翻

考異曰幸蜀記曰野中先有官草積數十堆因風焚之今從舊傳

煙焰所被

被皮義翻

官軍

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而射之

射而亦翻

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山過出官

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弃

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囂聲振天地賊乘勝

蹙之後軍見前軍敗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

河北軍翰所自

將者翰獨與麾下數百騎走自首陽山西度河入關

首陽

山當是首山衍陽字首山在蒲州河關外先為三塹皆東縣界與湖城縣之荆山隔河相對

廣二丈深丈

廣古曠翻深式浸翻

人馬墜其中須臾而滿餘衆踐

之以度

踐息淺翻

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辛卯乾祐進

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

復扶

又翻

蕃將火拔歸仁等以百餘騎圍驛入謂翰曰賊至矣

請公上馬翰上馬出驛歸仁帥衆叩頭曰公以二十萬

衆一戰棄之何面目復見天子

帥讀曰率復扶又翻

且公不見高

仙芝封常清乎

謂軍敗必誅也事見上卷上年

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

馬歸仁以毛繫其足於馬腹及諸將不從者皆執之以

東

將即亮翻下同降戶江翻

會賊將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

安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

事見二百十六卷天寶十一載

今定何如翰

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

山李祇在東平

李祇即謂吳王祇

魯炁在南陽

炁火迴翻

陛下留臣

使以尺書招之不日皆下矣祿山大喜以翰為司空同

平章事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

以書招諸將皆復書責之祿山知不效乃囚諸苑中

東都

范中池

潼關既敗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弃

郡走

河東郡蒲州華陰郡華州馮翊郡同州上洛郡商州華州化翻

所在守兵皆散是

日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

見賢遍翻

但遣李福德等將

監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

六典唐鎮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

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時守兵已潰無人復舉火

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

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劍南聞安祿山反即令副使崔圓

陰具儲侍以備有急投之

相息亮翻令力丁翻使疏吏翻侍直里翻

至是首

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官於朝堂惶懷流

涕

朝直送翻下同
據巨魚翻急也

問以策略皆唯唯不對

唯于
癸翻

國忠曰

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

過仗下

朝罷則左右三衛
立仗者皆休下

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

里蕭條國忠使韓號入宮勸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

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

京兆尹魏方進為御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靈昌

崔光遠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

鑰託以劔南節度大使潁王璲將赴鎮令本道設儲侍

璪公了翻
侍文里翻

是日上移仗北內

唐都長安以太極宮為西內大明宮為東內興慶宮

為南內北內當在玄武門內又以地望言之則自興慶宮移仗歸大明宮興慶宮在南大明宮在北故亦謂大

明宮為北內

考異曰幸蜀記上遣中使曹仙領千人

擊鼓於春明門外又令燒閑廐草積煙焰燎天上將乘

馬楊國忠諫以為當謹守宗祧不可輕動韋見素力爭

以為賊勢逼近人心不固陛下不可不出避狄國忠暗

與賊通其言不可聽往返數四上乃從見素議加魏方

進御史大夫充前路知頓使按賊陷潼關鑾輿將出人

心已危豈有更擊鼓燒草以驚之國忠久蓄幸蜀之謀

見素乃其所引豈得上前有此爭論此蓋宋巨欲歸功

見素事乃近

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

詎今不取

毗

翻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

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

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

延秋門唐長安禁苑

之西門也程大昌雍錄有漢唐要地參出圖唐禁苑西北包漢長安故城未央宮唐從改為通光殿西出即延

秋門

考異曰辛蜀記云丙申百官尚赴朝此乙未日事宋巨誤也

妃主皇孫之在外者

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

藏徂浪翻

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為賊

守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

困吾赤子

史記玄宗有君人之言愀子小翻斂力瞻翻

是日百官猶有入朝

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

唐朝會之制三衛番上分為五仗號

衛內五衛一曰供奉仗以左右衛為之二曰親仗以親衛為之三曰勳仗以勳衛為之四曰翊仗以翊衛為之五曰散手仗以親勳翊衛為之平明傳點畢內門開百官入立班皇帝升御坐金吾將軍一人奏左右廂內外平安通事舍人贊宰相兩省官再拜升殿內謁者承旨喚仗左右羽林將軍勦以木契自東西闕而入朝罷皇帝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內外仗隊七刻乃下常參輟朝日六刻即下

門既啓則宮人亂

出中外擾攘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

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

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帥人救火

帥讀曰率

又募

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東

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

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內侍監高力

士使撲滅乃來

玄宗始置內侍監秩三品以高力士及袁思藝為之撲普卜翻

上遣宦

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

咸陽

縣在京城西四十里望賢宮在縣東

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

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

胡餅今之

蒸餅高似孫曰胡餅言以胡麻著之也崔鴻前趙錄石虎諱胡改胡餅曰麻餅綱素雜記曰有鬻胡餅者不曉

名之所謂易其名曰爐餅以為胡人所啗故曰胡餅也

於是民爭獻糲飯

糲飯翻麤也

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舂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

考異曰唐歷至望賢頓御馬病上曰殺此馬折行宮舍木煮食之衆不忍食幸蜀記至望賢宮行從皆饑上入宮憩於樹下惻然若有棄海內之意高力士覺之遂抱上足鳴咽開諭上乃止肅宗實錄楊國忠身入市衣袖中盛餲餅獻上皇天寶亂離記六月十一日大駕幸蜀至望賢宮官吏奔竄迨曠黑百姓有稍稍來者上親問之卿家有飯否不擇精麤但且將來老幼於是競擔挈壺漿雜之以麥子飯送至上前先給兵士六宮及皇孫以下咸以手舂而食頃時又盡猶不能飽既乏器用又無缸燭徙駕枕藉寢止長幼莫之分別賴月入戶庭上與六宮皇孫等差異馬按上九日幸蜀溫畬云十一日非也餘則無采之
上皆酬其直慰

勞之

勞力到翻

衆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

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

誅之

事見上卷年

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

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

直言天下賴以安平

為于偽翻數所角翻

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

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

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

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

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尚食舉御

膳而至

尚主也主御膳之官有奉御有直長而一作以

上命先賜從官

從才用翻下時

從同然後食之令軍士散詣村落求食期未時皆集而行

夜將半乃至金城

金城縣屬京兆本始平縣中宗景龍二年送金城公主降吐蕃至此更名

金城在京城西八十五里

縣令亦逃縣民皆脫身走飲食器皿在

士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內侍監袁思藝亦亡去驛

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

枕即任翻藉燕夜翻復扶又翻

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收合散卒以俟東討丙申至馬嵬

畢金人疆域國馬嵬驛在京兆興平縣

將士饑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

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

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

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

至西門內

馬嵬驛之西門也呼火故翻射而亦翻中竹仲翻

軍士追殺之屠割

支體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并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

韓國秦國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

衆又殺之韋見素聞亂而出為亂兵所撾腦血流地衆

曰勿傷韋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問諠譁問外何

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

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

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

處昌呂翻

入

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

京北府司錄參

軍正七品上武德初改州主簿曰錄事參軍掌正違失滋符印開元元年改曰司錄今衆怒難犯

引左傳鄭子產之言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

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

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

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

將即亮
翻下同

上乃命力士引

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玄

禮等乃免冠釋甲頓首請罪上慰勞之

勞力
到翻

令曉諭軍

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

謂見素之子也國忠妻裴柔

裴柔故
蜀倡也

與其幼子晞及號

國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

追捕誅之

帥讀曰
率下同

丁酉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

人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

朝直遙翻使疏吏翻

將士皆

曰國忠謀反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

之靈武或請之太原

之往也

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慮

違衆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賊之備今兵

少未易東向

易以鼓翻

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

考異曰幸蜀記曰

上意將幸西蜀有中使常清奏曰國忠久在劔南又諸將吏或有連謀慮遠防微須深詳議中官陳全節奏曰太原城池固莫之比可以久處請幸北京中官郭希奏曰朔方地近被帶山河鎮遏之雄莫之與比以臣愚見不及朔方中使駱承休奏曰姑臧一郡嘗霸中原秦隴河蘭皆足徵取且巡隴右駐蹕涼州翦彼鯨鯢事將取

易左右各陳其意見者十餘輩高力士在側而無言上顧之曰以卿之意何道堪行力士曰太原雖固地與賊鄰本屬祿山人心難測朔方近塞本是蕃戎不達朝章卒難教馭西涼懸遠沙漠蕭條大駕順動人馬非少先無備擬必有闕供賊騎趣來恐見狼狽劔南雖窄土富人繁表裏江山內外險固以臣所料蜀道可行上然之即除韋諤御史中丞充置頓使今從唐厯

上詢于衆衆以為然乃從之及行

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為之按轡久之乃令太子於後宣慰父

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

破賊取長安

帥讀曰率

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

誰為之主須臾衆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

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

離力智翻

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

尊更稟進止涕泣跋馬欲西

還從宣翻跋馬者勒馬使回轉也跋蒲撥翻

建

寧王倓

倓徒甘翻

與李輔國執鞆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

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

棧道

鞆苦貢翻棧士限翻

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既離不

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不如收西北

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兩

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

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為兒女

之戀乎

記曰凡為人子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清七政翻考異曰舊宦者傳李靖忠啓太子請留

張良娣贊成之按太子獨還宣慰百姓良娣不在旁何以得贊成留計今不取天寶亂離記大駕至岐州上取褒斜路幸蜀儲皇取彭原路抵靈武此誤也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

俶昌六翻父

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總轡待

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

偵丑鄭翻

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分後

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

仗內六廐飛龍廐為最上乘馬

且諭將

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

將即亮翻

又諭太

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

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

上已南邁而太子留在後故南向號泣號戶刀翻

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

張良娣在軍中自此構建寧之禍

且宣旨欲

傳位太子不受俶倓皆太子之子也已亥上至岐山

岐山縣在扶風郡東北後周天和四年割涇州鶉觚縣之南界置三龍縣隋開皇十六年移於岐山南十里改

為岐山縣大業九年移于今縣東北八里唐武德元年移于岐陽縣界張堡壘七年移理龍尾驛城貞觀八年

又移理石階驛

或言賊前鋒且至上遽過宿扶風郡士卒潛懷

去就往往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

春綵十餘萬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

軒諭之曰朕比來衰耄

比毗至翻

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

遠避其鋒知卿等皆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芟涉

至此

草行為芟水行為涉

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徧

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

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

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

為于偽翻

各好自愛也因泣下霑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

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玄宗於此有楚

昭王去國謝父老之意然玄宗之為是言也出于不得已

太子既留莫知所適廣

平王俶曰日漸晏此不可駐衆欲何之皆莫對建寧王

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

事見二百十三卷開元十五年

將吏

歲時致啓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

將即亮翻降戶江翻

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

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

時裴冕為河西行軍司馬

賊入長

安方掠虜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圖大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至渭濱遇潼關敗卒誤與之戰死傷甚衆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馬涉度無馬者涕泣而返

太子自奉天北上

文明元年分京兆之醴泉始平好畤武功邠州之永壽縣置奉天縣以奉

乾陵在長安西北一百五十里上時掌翻

比至新平

比必寐翻及也

通夜馳三百里

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衆不過數百新平太守薛

羽棄郡走太子斬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穀亦走又斬

之

新平郡邠州安定郡涇州守手又翻下同穀訖岳翻

庚子以劔南節度留後

崔圓為劔南節度等副大使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

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

烏氏漢縣故墟在彭原東南據舊書烏氏

驛名康曰是年改烏氏曰保定余按保定縣本漢安定縣唐為涇州治所在彭原西一百二十里保定縣固是

此年更名然非烏氏之地彭原郡寧州本北地郡天寶元年更郡名氏音支獻衣及糗糧至

彭原募士得數百人是日至平涼

魏去久翻平涼郡原州

閱監牧

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壬寅上

至散關

散關在陳倉縣西南散蘇旱翻

分扈從將士為六軍

從才用翻將即亮翻

下使潁王璩先行詣劔南

璩公了翻考異曰肅宗實錄七月壬寅上皇入劔門幸

普安郡命賴王璵先入蜀今從玄宗實錄康駢劇談錄
上至駱谷山登高望遠鳴咽流涕謂高力士曰吾昔若
聽九齡語不到此命中使往韶州祭之按玄宗入蜀不
自駱谷康駢誤也舊張九齡傳曰上皇在蜀思張九齡
之先覺下詔贈司徒仍遣就韶州致祭案其詔乃德宗
贈九齡司徒詔也張九齡事迹云建中元年七月詔舊
傳誤

壽王瑁等分將六軍以次之

瑁莫報翻將同上音又音如字

丙午

上至河池郡

河池郡鳳州

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

甲兵全盛上大悅即日以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

郡長史如故以隴西公瑤為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

道采訪防禦使瑤璡之弟也

長知兩翻瑤音禹使疏吏翻璡則都翻汝陽王璡寧

王憲之
嫡長子

王思禮至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詣行在初

河西諸胡部落間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故爭

自立相攻擊而都護實從翰在北岸不死又不與火拔

歸仁俱降賊

降戶
降翻

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為河西節

度使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為隴右節度使

泌薄必翻
考異曰肅宗

實錄即位之日以泌為河西耀為隴右節度使或者玄
宗已命以二鎮二人至靈武見肅宗又加新命乎唐歷

作周秘今從
玄宗實錄

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

突厥之阜蘭
州與昔府思

結之蹄林州金水州賀蘭州廬山府皆羈
屬河西又隴右道有突厥州三府二十七

招其部落以

思禮為行在都知兵馬使 戊申扶風民康景龍等自

相帥擊賊所署宣慰使薛總斬首二百餘級庚戌陳倉

令薛景仙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

帥讀曰率將即亮翻下同

安

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

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

考異曰肅宗實錄祿山事迹惟載七月丁卯已巳祿山

害諸妃主諸書皆無賊入長安之日惟亂離記云六月二十三日孫孝哲等攻陷長安害諸妃主皇孫七月一日祿山遣殿中御史張通儒為西京留守此書多牴牾不足為據然以月日計之賊以六月八日破潼關其入長安必在此月內矣新傳云賊不謂天子能遽去駐兵潼關十日乃西行時已至扶風按玄宗十六日至扶風

縣十七日至扶風郡若賊駐潼關十日則於時未能至
長安也又云祿山使張通儒守東京田乾真為京兆尹
又云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羣不逞剽在藏
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
按舊傳通儒為西京留守徧檢諸書
祿山自反後未嘗至長安新傳誤也
以張通儒為西京

留守崔光遠為京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

中此西京苑中也孝哲為祿山所寵任尤用事常與嚴莊爭權

祿山使監關中諸將監工衙通儒等皆受制于孝哲孝哲

豪侈果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
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

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

從才用翻

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

與張均張洵等皆降於賊

陳希烈以罷相失職張均張洵恨不大用故皆降賊

祿

山以希烈均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

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

得扶風則西脅汧隴南陽則南侵

江漢崔乾祐乘潼關之捷北取河東汧口堅翻

然賊將皆麤猛無遠略既克長

安以為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

之意

復扶又翻下始復同

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

之患李光弼圍北陵未下聞潼關不守解圍而南史

思明踵其後光弼擊却之與郭子儀皆引兵入井陘留

常山太守王甫將景城河間團練兵守常山

甫 備音

平盧

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引兵逆擊之正

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餘人初顏真卿聞河

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陘即歛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

命間郭李西入井陘真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

處昌
呂翻

太子之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

少遊

朔方所統有三受降城及豐安
定遠振武三城皆在黃河外

節度判官崔漪支

度判官盧簡金鹽池判官李涵

靈鹽二州皆有鹽池故置判官

相與謀

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

靈武郡靈州朔方節度使

治所

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

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于太子且籍朔方

士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

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為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

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遲之族子

杜暹開元中為相

涵道

之曾孫也

道永安王孝基兄子嗣孝基後

鴻漸漪使少遊居後葺次舍

庀資儲

庀畢婢
翻具也

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

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

說輸芮翻
紀下沒翻

四方

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

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

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

靈武悉命撤之

史言肅宗以此
成興復之功

甲子上至普安

普安
郡劔

州憲部侍郎房琯來謁見

見賢
通翻

上之發長安也群臣多

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

均張均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連戚里

謂均尚主也均其冀翻

是

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宜為相而陛下不用

瑄古緩翻相息亮翻

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

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

而不能言也

帥讀曰率逗音豆

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

以瑄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

天寶十一載改刑部曰憲部吏部曰文部

初張

均尚寧親公主

寧親公主自興信徙封上女也

聽於禁中置宅寵渥無

比陳希烈求解政務

事見上卷天寶十三載

上幸均宅問可為相

者均未對上曰無若愛壻均降階拜舞既而不用故均

懷怏怏上亦覺之

怏於兩翻

是時均均兄弟及姚崇之子尚

書右丞奕蕭嵩之子兵部侍郎華韋安石之子禮部侍郎陟太常少卿斌皆以才望至大官上嘗曰吾命相當

徧舉故相子弟耳既而皆不用

自初張均以下史皆追叙前事斌音彬

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

子不許

上時掌翻
鬼五回翻

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

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

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衆心為社稷計賤五上

將即亮翻

復扶又翻上時掌翻

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城南樓

群臣舞蹈上流涕歔歔

自此以後凡書上者皆謂肅宗也歔音虛歔許既翻又音希

尊玄宗為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

至是方改天寶十四載為至德元載以

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改關內采訪使為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

禦使呂崇賁為之

關內采訪使以京官領無治所今改為節鎮治安化領京兆同岐金商五

州安化縣本隋之弘化縣天寶元年連名併更慶州弘化郡為安化郡蒲關即蒲津關使疏吏翻

以陳

倉令薛景仙為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

乂為天水太守兼防禦使

守式又翻天水郡秦州

時塞上精兵皆

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

立朝廷制度艸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關

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

朝直遙翻將即亮翻背蒲妹翻

監工街翻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勉

元懿之曾孫也

鄭王元懿高祖之子

旬日間歸附者漸衆張良娣

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寡

娣大計翻時從才用

翻

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

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

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

是益憐之

為良娣挾寵當權得禍
張本良娣秩正三品

丁卯上皇制以太子

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

南取長安洛陽

甲子太子即位於靈武丁卯上皇下此
制蓋道里相去遠遠蜀中未之知也帥

所類翻使
疏吏翻

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

秩試守右庶子

隴西郡渭州劉
秩必房館所薦

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

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為之傅

離璘

珍翻黔音琴
少始照翻

長沙太守李峴為都副大使

節度都副大使也

盛

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

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為之傅廣陵郡長

史李成式為都副大使

廣陵郡
揚州

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

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

陰鄧景山為之傅充都副大使

諸道各有節度使以諸
王為都使以統之其不

赴鎮者都副大使
攝統濟子禮翻

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

供其諸路本節度使號王巨等並依前充使

依前為節度使也

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並任自簡擇署訖聞奏時

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鎮

為璘舉兵作亂張本

置山南東道節度

使領襄陽等九郡

領襄州襄陽郡鄧州南陽郡隨州漢東郡唐州淮安郡均州武當郡房州

房陵郡金州安康郡商州上洛郡

升五府經略使為嶺南節度領南海

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略使為黔中節度領黔中等諸

郡

註見上年黔音琴

分江南為東西二道東道領餘杭西道領

豫章等諸郡

餘杭郡杭州豫章郡洪州

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

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

先悉薦翻守式又翻乘繩證翻彙秩

之弟也

安祿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

霍國長公主睿宗女

下嫁裴虛已長知兩翻

及王妃駙馬等於崇仁坊剗其心以祭安

慶宗

安慶宗誅見上卷上年

凡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所

惡者皆殺之

惡鳥路翻

凡八十三人或以鐵梃揭其腦蓋

梃蒲

項翻人顛門有骨蓋其上謂之腦蓋今方書所云天靈蓋即其物

流血滿街已已又殺

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

庚午上皇至巴西太守崔

渙迎謁

隆州巴西郡先天二年避上皇諱更名閬州天寶元年更名閬中郡更綿州金山郡曰巴西郡

考異曰肅宗實錄作辛未今從玄宗實錄次柳氏舊
聞上始入斜谷天尚早煙霧甚昧知頓使給事中韋
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于馬首者數四上不為之
舉獨懼乃注于他器自引滿于前上曰卿以我為疑也
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為戒迨今
四十年矣未嘗甘酒味指力士近臣曰此皆知之非結
卿也從者聞之無不感悅幸蜀記上皇在巴西郡宰臣
請高力士奏蜀中氣厚溫瘴宜數進酒上皇令高力士
宣旨曰朕本嗜酒斷之已久終不再飲深愧卿等意也
力士因說上皇開元四年因醉怒殺一人明日都不記
得猶召之左右具奏上愴然不言乃賜御庫絹五百匹
用給喪事更令力士就宅宣旨致祭從茲斷酒雖下藥
亦不輒飲按玄宗荒于聲色幾喪
天下斷酒小善夫何足言今不取

上皇與語悅之房琯

復薦之

復扶
已翻

即日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韋見素為

左相渙玄暉之孫也

中宗之復辟也崔玄暉之功列于五王

初京兆李

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為太子泌已

長

長知兩翻

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

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

蘄春郡蘄州惡烏路

翻後得歸隱居潁陽

武后載初元年分河南伊闕嵩陽置武臨縣開元十五年更名潁陽

屬河南府

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于靈武

考異曰舊傳云謁

見於彭原今從泌子繁所為鄴侯家傳云即位八九日矣見賢遍翻

上大喜出則聯轡寢

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

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

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考異曰舊傳

泌稱山人固辭官秩得以散官寵之得當作特解褐拜銀青光祿大夫俾掌樞務鄴侯家傳曰初欲拜為右相恐戎事固辭爵願以客從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無以逼今從之

同羅

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甲戌其酋長阿史那

從禮帥五千騎竊廐馬二千匹逃歸朔方

帥讀曰率下同騎奇寄翻

謀邀結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衆

考異曰

肅宗實錄忽聞同羅突厥背祿山走投朔方與六州羣胡共圖河朔諸將皆恐上曰因之招諭當益我軍威上

使宣慰果降者過半舊崔光遠傳云同羅背祿山以鹿馬二千出至漣水孫孝哲安神威從而召之不得神威憂死陳翊汾陽王家傳云安祿山多譎詐更謀河曲熟蕃以為已屬使蕃將阿史那從禮領同羅突厥五千騎偽稱叛乃投朔方出塞門說九姓府六胡州悉已來矣甲兵五萬部落五十萬蟻集於經略軍北按同羅叛賊則當西出豈得復至漣水此舊傳誤也若祿山使從禮偽叛則孝哲何故召之神威何為怖死又必須先送降款于肅宗如此則諸將當喜而不恐賊之陰計豈徒取河曲熟蕃也蓋同羅等久客思歸故叛祿山欲乘世亂結諸胡據邊地耳肅宗錄所謂共圖河朔者欲據河朔西方兩道猶言河隴也肅宗從而招之必有降者若又大半則似太多今參取諸書可信者存之

賊遣兵寇扶風薛景仙擊却之
安祿山遣其將高高以敕書繒綵誘河隴將士大震

關使郭英又擒斬之

大震關在隴州汧源縣西隴山繒慈陵翻誘音酉

同羅

突厥之逃歸也長安大擾官吏竄匿獄囚自出京兆尹

崔光遠以為賊且遁矣遣吏卒守孫孝哲宅孝哲以狀

白祿山光遠乃與長安令蘇震帥府縣官十餘人來奔

府京兆府也縣長安萬年

已卯至靈武上以光遠為御史大夫兼京

兆尹使之渭北招集吏民

考異曰天寶亂離記祿山以張通儒為西京留守通儒

素憚侍中苗公晉卿內史崔公光遠二人並偽於通儒處請分本職通儒許之由是微申存撫兩街百姓長安稍見寧帖密宣諭人主倉惶西幸之意老幼對泣悲不自勝皆感恩旨苗公乘驢問道赴蜀奔駕光遠亦潛去

焉通儒素憚兩公名德內特寬之按舊苗晉卿傳潛遁山谷南投金州未嘗受賊官今不取以震為

中丞震瓌之孫也

蘇瓌事武后中睿三朝歷位台輔

祿山以田乾真為

京兆尹侍御史呂諲右拾遺楊綰奉天令安平崔器相

繼詣靈武以諲器為御史中丞綰為起居舍人知制誥

唐制誥皆中書舍人掌之以他官掌制誥者謂之知制誥諲音因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

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

考異曰段秀實別傳曰詔嗣業將安西五萬衆赴行在

今從舊傳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

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

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

據新書秀

實自大堆府果毅連綏德府折衝李嗣業以戰功散階轉至特進故稱之嗣業大慙即白宰

如數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

行軍司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勵以忠義而遣之

敕改扶風為鳳翔郡 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

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從才用翻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

四十餘日

是年五月令狐潮再攻雍丘

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

幸蜀復以書招巡

復扶又翻下後復敢復同

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

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

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

將即亮翻帥讀曰率朝直

遙翻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

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

爭射之

被皮義翻縋馳偽翻射而亦翻下弩射同

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

萬其後復夜縋人

復扶又翻下同

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

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益兵圍

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賊弩射之面中

六矢而不動

仲竹

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

諜達

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

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言叛君附賊未識君臣之倫也焉於

未幾出戰

乾

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

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衆屯白

沙渦

九域志開封中牟縣有白沙鎮杜預曰梁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春秋之沙隨地也

巡夜襲

擊大破之還至桃陵

司馬彪郡國志東郡燕縣有桃城燕縣唐為滑州胙城縣

遇賊

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衆

別彼

矯檀及胡兵悉

斬之滎陽陳留脅從兵皆散令歸業

揚州漢蒲縣地檀州漢白檀縣地續

書云白檀縣即古北平考異曰張中丞傳自三月二日潮至雍丘城下攻守六十餘日潮大敗而走則於時已五月初矣又云未幾潮又帥衆來攻謂巡曰本朝危感兵不出關則是潼關未破也又巡答潮書主上緣哥舒被弑幸于西蜀孝義皇帝收河隴之馬取太原之甲蓄漢雲集不減四十萬衆前月二十七日已到土門蜀漢之兵吳楚驍勇循江而下永王申王部統已到申息之南門竊料胡虜遊寇終不臘矣則是七月十五日丁卯以後也其曰前月二十七日兵到土門蓋圍城中傳聞之誤也又云相守四十餘日潮收兵入陳留不敢出其下乃云五月魯炁敗于葉六月哥舒翰敗于潼關上皇幸蜀皇帝北巡靈武六月九日賊將瞿伯玉據圍城十二日賊屯白沙渦十四日夜巡襲破之七月十二日潮伯玉至雍丘又破之其日月前後差舛不可考蓋李

翰亦得于傳聞不能精審今但置闕破以前事於五月闕破以後事于七月耳

旬日間民去賊

來歸者萬餘戶

河北諸郡猶為唐守

為于偽翻

常山太守

王甫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

烏承恩麾下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宗仙運帥

父老詣信都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

承恩曰

說式為翻

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

以扼其咽喉頃屬車駕南遷

咽音煙屬之欲翻南遷謂自長安南幸蜀也蜀在長

安南山之南

李大夫收軍退守晉陽

李大夫謂光弼也

王太守權統

後軍欲舉城降賊衆心不從身首異處大將軍兵精氣
肅遠近莫敵若以家國為念移據常山與大夫首尾相
應則洪勲盛烈孰與為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
既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
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
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方甲
士三千餘人相參用之足成王事若捨要害以授人居
四通而自安

言信都之地夷庚四達非可居之以自安

譬如倒持劒戟取敗

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承恩承珖之族兄也

烏承珖見二百十三

卷開元二十年珖音此又且禮翻考異曰韓愈烏氏先廟碑云承恩承洽之兄今從新傳

是月史

思明蔡希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九門偽降伏甲

於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傷其左脅

夜奔博陵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為工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并致

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河北諸郡

處昌呂翻又下遄嫁翻

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

國之心益堅矣 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

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八月壬午朔以子儀

為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為戶部尚書北都留

守

武后天授元年以太原為北都中宗神龍元年罷開元十一年復置天寶元年曰北京是年復曰北都

並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

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脩朝廷遣侍御史崔

衆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衆侮易承業

先悉薦翻易武跋翻

光弼

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光弼衆見光弼不為禮又不時

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股栗

考異曰肅宗實錄八月壬子子儀光弼皆於

常山郡嘉山大破賊子儀等俱奉詔領士馬五萬至自河北以子儀為某官光弼為某官汾陽家傳六月八日破史思明於嘉山之下公謂光弼曰賊散矣其餘幾何可長驅而南以定天下其月發恒陽至常山中使邢延思至奉詔取河北路席卷而南會哥舒翰敗績玄宗幸蜀肅宗如朔方公聞之獨總精兵五萬奔肅宗行在玄宗有詔以肅宗嗣皇帝位肅宗奉詔歔歔哀不自勝公諫云云跪上天子璽以七月十三日即皇帝位二十七日制可武部尚書平章事辛蜀記六月十一日玄宗追郭子儀赴京李光弼守太原河洛春秋六月二十五日大破賊于嘉山二十六日覆陳二十七日有詔至恒陽云潼關失守駕幸劔南儲君又往靈武由是拔軍入井陘口邠志六月八日敗史思明于嘉山會潼關失守二公班師唐歷七月二十八日子儀光弼並加平章事又

詔子儀收軍赴朔方光弼赴太原河洛春秋又云光弼至太原殺王承恩固守晉陽舊紀與實錄同子儀傳七月肅宗即位以賊據兩京方謀收復詔子儀班師八月子儀與光弼帥步騎五萬至自河北光弼傳肅宗理兵於靈武遣中使劉智達追光弼子儀赴行在又云以景城河間之卒五千赴太原玄宗實錄六月壬午光弼子儀破史思明於嘉山舊紀六月癸未朔庚寅哥舒翰敗於靈寶其日光弼破史思明于嘉山子儀光弼傳皆云六月無日諸書言李郭事不同如此按歲朔歷六月癸未朔與舊紀同玄宗實錄云壬午誤也肅宗實錄八月壬午朔日也子儀光弼皆於嘉山大破賊領士馬至自河北以為某官某官蓋壬午乃拜官日因言已前事耳汾陽家傳卻志皆云六月八日破思明與舊紀同家傳云勸肅宗即位上璽則恐不然哥舒翰以六月八日敗亦須旬日方傳至河北肅宗七月十三日即位若六月二十七日班師七月十三日豈能便達靈武也河洛春

秋二十五日破賊與諸書皆不合恐太後也今據舊玄宗紀汾陽家傳邵志唐歷皆云六月八日破史思明宜可從幸蜀記十一日玄宗召子儀光弼事或如此但二傳皆云肅宗召之恐是二人在河北聞潼關不守已收軍赴難在道過肅宗中使遂趨靈武今從舊傳唐歷拜相在七月二十八日汾陽家傳二十七日肅宗實錄八月一日三書皆不相遠子儀傳云八月雖無日與實錄亦略相應今從實錄據舊傳光弼亦曾到靈武疑朔方兵盡從肅宗故光弼但領河北兵赴太原耳河洛春秋月日尤疎所云殺王承恩固守晉陽必誤也

回紇

可汗吐蕃贊普相繼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

癸未上皇下制赦天下

考異曰玄宗實錄舊紀皆云八月癸未朔肅宗實錄唐歷舊

紀長歷皆云壬午朔今從之是時上皇尚未知太子即位於靈武

北海太守賀蘭進明

遣錄事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以為今方
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
軍無乏用上皇悅即以琦為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

開元

十一年宇文融除句當租庸地稅使此租庸使之始也其後韋堅楊國忠相繼為之

史思明再

攻九門辛卯克之所殺數千人引兵東圍藁城 李庭

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寧陵襄邑夜去雍丘城三十

里置營張巡帥短兵三千掩擊大破之殺獲大半庭望

收軍夜遁 癸巳靈武使者至蜀

七月甲子即位至是凡三十日使者方至

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

復扶又翻
下不復同

丁酉

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
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己亥
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

傳位

考異曰肅宗實錄癸未上奉表至蜀玄宗實錄
八月癸未朔赦天下時皇太子已至靈武七月甲

子即位道路險澁表疏未達及下是詔數日北使方至
具陳羣臣懇請太子辭避之旨辛卯下詔稱太上皇庚

子遣韋見素等奉冊
今從舊紀唐歷

辛丑史思明陷藁城 初上皇每

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

縣散樂雜戲

太常雅樂唐初祖孝孫張文收所定樂也玄宗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

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立部八一安舞二太平樂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六上元樂七聖壽樂八光聖樂坐部六一燕樂二長壽樂三天授樂四鳥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小破陣樂鼓吹鼓吹署令所掌鉦歌鼓吹曲也胡樂者龜茲疎勒高昌天竺諸部樂也教坊者內教坊及梨園法曲也府縣者京兆府及長安萬年兩赤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山車者車上施也酺音蒲棚閣加以綵繒

為山林之狀陸船者縛竹木為船形飾以繒綵列人於中舁之以行又出宮人舞霓裳羽

衣玄宗時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惟霓裳羽衣曲終引聲益緩俚俗相傳

以為帝遊月宮見素娥數百舞于廣庭帝記其曲歸製霓裳羽衣舞非也又教舞馬百匹銜

盃上壽

帝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傾盃數十曲壯士舉榻馬不動劉昫曰帝即內廐引蹀

馬三十匹為傾杯樂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牀轉而舞

又引犀象入

場或拜或舞

五坊使引大象入場或拜或舞動客鼓旅中於音律

安祿山見而悅

之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

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

樂音洛

故雖茅茨

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

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

巧技渠
綺翻

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

無以踰非徒娛已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

竄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

卒子
恤翻

乃知人君崇

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

唐六典洛陽禁苑中有芳
樹金谷二亭凝碧之池

盛

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歔泣下

梨園弟子見二百
十一卷開元二年賊

皆露刃睨之

晚五計翻
表視也

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

勝音
升

擲

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祿

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

索山客翻

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

窮治

治直之翻

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

上離馬嵬北行

離力智翻

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

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

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

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

復扶又翻

相繼不絕賊不能

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

率為敵壘

西門謂長安城西門也

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

不過雲陽

雲陽縣漢屬馮翊後魏屬北地郡隋以來屬京兆

西不過武功

武功縣漢

晉屬扶風隋唐屬京兆

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

之往也

皆自

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

上津漢中長利縣地梁置南洛州後魏改曰上州隋廢州為

上津縣唐屬商州

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九月壬子史

思明圍趙郡丙辰拔之又圍常山旬日城陷殺數千人

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

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

過時未食俛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

過古未翻
又古卧翻

勝音升屬之欲
翻下所屬同

上欲以俛為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

東征

帥所類翻統他
綜翻將即亮翻

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

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

嗣也

泌毗必翻
嗣祥吏翻

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

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

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

即其事也

謂皆以有定天
下功承大統

上乃以廣平王俛為天下兵

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

考異曰鄴侯家傳曰以李光弼為元帥左廂兵馬使出井陘

以攻常山圖范陽郭子儀為右廂兵馬使帥衆南取馮翊河東按汾陽家傳時郭子儀方北討同羅未向河東也鄴侯家傳又曰上召光弼子儀議征討計二人有遷延之言上大怒作色叱之二人皆仆地不畢詞而罷上告公曰二將自偏裨一年遇國家有難朕又即位於此遂至三公將相看已有驕色商議征討欲遽延適來叱之皆倒方圖克復而將已驕朕深憂之朕今委先生戎事府中議事因示以威令使其知懼對曰陛下必欲使畏臣二人未見廣平伏望令王亦暫至府二人至時寒臣與飲酒二人必請謁王臣因為酒令約不起王至但談笑共臣同慰安酒散乃諭其脩謁於元帥則二人見元帥以帝子之尊俯從臣酒令可以知陛下方寵任臣軍中之令必行它時或失律能死生之也上稱善又奏曰伏望言於廣平知是聖意欲李郭之畏臣非臣敢恃

恩然也上曰廣平於卿豈有形迹對曰帝子國儲以陛下故親臣臣何人敢不懼明日將曉王亦至及李郭至具軍容脩敬乃坐飲二人因言未見元帥乃使報王王將至執蓋為令並不得起及王至先公曰適有令許二相公不起王曰寡人不敢遽就座飲李郭失色談笑皆歡先公曰二人起謝廣平曰先公能為二相公如此復何憂寡人亦盡力今者同心成宗社大計以副聖意既出李謂郭曰適來飲令非行軍意皆上旨也欲令吾徒稟令耳按肅宗溫仁二公沈勇
必無面叱仆地之事今不取倖聞之謝泌曰此固倖

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

行下孟翻

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

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

衣於既翻下且衣同

上聞之以告泌曰艱

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

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稱尺證翻出懷

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創侍謀之官以處泌泌

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

泌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俶入則泌在府泌入俶亦

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

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

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從千容翻可者行之不可者

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

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

進

重直龍翻凡宮禁官府門側置輪盤或遇夜門已閉外有急切文書納諸輪盤旋轉向內以通之

餘

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

為泌請還鑰契張本

阿史

那從禮說誘九姓府六胡州諸胡數萬衆聚於經略軍

北

時九姓胡皆居河曲猶各帶舊置府號按舊書李吉甫傳經略軍唐末之宥州是也天寶移經略軍於靈

州城內以宥州寄治經略軍元和九年遂于經略軍故城置宥州六胡州於郭下置延恩縣宋白曰經略軍在

夏州西北三百里天寶中王忠嗣奏於榆多勒城置軍今屬靈武去靈武六百餘里說式芮翻

將寇朔

方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

天德軍在大同川天寶十二年安思

順奏廢橫塞軍請于大同城西築城置軍玄宗賜名天安軍乾元後改為天德軍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西度河至豐州百六十里西至西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碓口三百里西北至橫塞軍二百里 考異曰汾陽家傳云甲兵五萬部落五十萬今從舊子儀傳汾陽家傳又云九月十九日駕欲幸彭原命公赴天德軍伐叛蕃按實錄戊辰行幸彭原戊辰十七日也汾陽傳誤 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之子玢

別將兵與虜戰兵敗降之既而復逃歸懷恩叱而斬之

玢方貧翻復扶又翻

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上雖用朔

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

張知亮翻

以幽王守禮之

子承寀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紇以請兵又發

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

北狄逐水草為行國西域諸國皆有城郭故謂

之城郭諸國

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

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

調徒

吊翻

可以贍軍上從之戊辰發靈武內侍邊令誠復自

賊中逃歸

復扶又翻

上斬之

丙子上至順化

上改慶州安化郡為順化

郡

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

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羣臣固請上不

許真寶冊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

禮記凡為人子者昏定而

晨省奉上時掌翻比
毗至翻省悉景翻

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

事見上卷天寶

十三載十四載

意薄之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

辭情慷慨上為之改容

為于偽翻

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

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諸相拱手避之

上皇賜

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

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

者賞之良娣自閤中言曰鄉里之舊何至於是

良娣母家新豐

泌居京兆故云然

上曰先生為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倓

泣於廊下聲聞於上

聞音問

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

亂未已

比毗至翻

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

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李泌及倖

為良娣譖

殺倖泌不自安張本惡烏路翻下亦惡同

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

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

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

李林甫動搖東宮見

二百十五卷天寶五載六載從于容翻

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

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

朕當是時朕弗保朝夕朕之全恃天幸耳林甫亦惡卿

但未及害卿而死耳柰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上皇有

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

惡鳥路翻樂音

洛處昌呂翻

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為

用韋妃之故

廢韋妃事亦見二百十五卷天寶五載

內慙不憚萬一感憤

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

被面

被皮義翻

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

也遂抱泌頸泣不已它夕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

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

玄宗幼失昭成后母視良娣祖母鞠愛篤備帝即位封為鄧國

夫人其子去逸生良娣必翻婦大計翻

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

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

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

耳上從之

史言李泌能引君當道

南詔乘亂陷越舊會同軍據

清溪關

越舊郡舊州會同軍當在越舊會川縣當瀛津關要路清溪關在大定城北考異曰唐歷是

月吐蕃陷舊州新傳是歲閭羅鳳乘豐取舊州會同軍云云蓋二國兵共陷舊州也

尋傳驃國皆

降之

新書尋傳蠻俗無絲續踈履荆棘不以為苦射豪猪生食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驃古朱波也在

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南
屬海比南詔驃所妙翻降戶江翻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三十五

起柔兆涖灘十月盡彊
圉作噩閏月不滿一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上

至德元載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既 上發順化

宋白

曰慶州貞觀以來為弘化郡天
寶後為安化郡至德為順化郡 癸未至彭原 初李林

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

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

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

令宰相在政事堂分日當筆及承上

旨更工
衡綱

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第五琦見上

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

見賢

遍翻上時掌翻洋川郡洋州本音羊今人多讀如祥

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

助軍

考異曰鄆侯家傳云薦元載令于鄆鄉縣置院以督運按載傳是時在蘇州及洪州未嘗在鄆鄉

今不取

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

度支使始此宋白曰故事

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官衙不言專判度支開元已後時事多故遂有他官來判者

乃曰度支使或曰判度支或曰知度支事或曰琦作權
勾當度支使雖名稱不同其事一也度徒洛翻

鹽法用以饒

琦變鹽法盡權天下鹽就山海井竈置鹽院使吏出糶舊業鹽戶併游民願業者為

亭戶免其雜徭盜煮私市者論以法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人不益稅而上用以饒權古岳翻

房

瑄喜賓客

喜許記翻

好談論

好呼到翻

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

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瑄以

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

南海郡廣州是時兵興方

鎮重任必兼臺省長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帶朝銜迄于五季遂為永制其帶臺銜自監察御史至御史大夫為

憲銜守手又翻

瑄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

言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

板蕩

王衍事見晉紀板蕩之詩刺周室大壞天下無綱紀文章之詩也後人率引此二詩以論天下大亂

毛氏傳曰板板反也正義曰釋訓云板板僻也邪僻即反戾之義故為反也鄭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今

房瑄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

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瑄在南

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

事見上卷上即位於靈武

進駐彭原其地在關山之北上皇在成都其地在關山之南故謂之南朝

仍置陛下於沙塞

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權

蓋指李岷李承式鄧景山等

其意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疎之 房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

許之

考異曰唐歷上以房瑄有重名虛已以待之禮遇如等瑄推誠謬詔亦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

其所引進皆一時名士其嫉惡太甚雅有宰相望其於彌綸天下非所長也後頗以直忤旨上以名高隱忍漸不能容矣瑄遂請兵為元帥許之今從實錄 加持節招

據考異則上之疎瑄非特因進明之言也

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瑄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為參謀既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

之瑄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

習

也

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瑄分為三

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

天寶元年更盤屋縣曰宜壽屬鳳翔

郡

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

光進光弼之弟也

以賀蘭進明為河南節度使

穎

王璲之至成都也

見上卷璲公了翻

崔圓迎謁拜於馬首璲不

之止圓恨之璲視事兩月吏民安之圓奏罷璲使歸內

宅

京師有十宅以處諸王未出閣者此時在成都亦即行宮為內宅

以武部侍郎李垣

為劍南節度使代之

垣胡登翻
年正月甲寅

考異曰肅宗實錄明
為劍南節度使

蓋垣已受上皇命
而肅宗申命之也

垣峴之兄也上皇尋命璲與陳王珪

詣上宣慰至是見上於彭原延王玢從上皇入蜀追車
駕不及上皇怒欲誅之漢中王瑀救之乃命玢亦詣上

所

玢音彬

考異曰明皇雜錄賀蘭進明之初守北海
也城卑不完儲積于外寇又將至懼資其用進明遂

焚之適有寺人至北海求貨于進明不獲歸以損軍用
聞於上遂詔罷郡守屬延王玢從上不及遣中使訪之
而加刑焉會進明赴蜀遇使訪于路曰王罪不宜及刑
願少留於路使者感而受約既至蜀進明言于上曰延
王陛下之愛子也無兵權以變其心無郡國以驕其志
間遁于豺狼乃責其不以時至陛下罪之人復何望臣

恐漢武望思之築將見於聖朝矣因遽馳使赦之謂進
明曰俾父子如初卿之力也遂遣進明往靈武道遇延
王進明馳馬亦慰之王望之降車稽首而去肅宗謂之
曰卿解平原之圍阻賊寇之軍而不以讒口介意復全
我兄弟乃社稷之臣因授御史大夫令從舊傳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

騎萬餘攻雍丘

復扶又翻

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賊

遁去房瑄以中軍北軍為前鋒庚子至便橋辛丑二

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

陳濤澤在咸陽縣東其路斜出故曰

陳濤斜又宋敏求退朝錄引唐人文集曰唐宮人墓謂
之宮人斜四仲遣使者祭之然則陳濤斜者豈亦因內

人所葬地
而名之邪

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

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

乘繩證翻畜許

翻救

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瑄自以

南軍戰又敗

南軍宜壽之軍也

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

瑄敗大怒李泌為之營救

偽為于翻

上乃宥之待瑄如初

以薛景仙為關內節度副使 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

帳

承寀使回紇見上卷九月敦徒門翻

回紇可汗以女妻之

妻七細翻

遣其貴

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皆來見上於彭原

見賢遍翻

上厚禮

其使者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

迦求翻

尹子奇

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暉赴湛水死

新書

作赴河死

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樂安即時舉郡降

樂安郡棣州景城既陷樂安孤絕即時降賊蓋人心危懼城主不能守也

又使其將康沒野

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棄郡

渡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

清河郡貝

州博平郡博州

考異曰河洛春秋云蔡希德引兵攻貝州貝州陷攻博州五日城陷今從肅宗實錄

思

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降親導思明入城交兵

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

信都郡冀州降戶江翻史言烏承恩兵力足以拒守

思明送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饒陽裨將束鹿張

興力舉干鈞性復明辨

將即亮翻束鹿縣屬饒陽郡本鹿城縣天寶十五載更名劉昀

曰束鹿漢安定侯國今縣西七里故城是也齊周為安定縣隋改曰鹿城明皇以安祿山反改常山之鹿泉曰復鹿饒陽之鹿城曰東

鹿以厭之復扶又翻

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

饒陽受攻事始

二百十七卷天寶十四載考異曰此事出河洛春秋前云賊攻深州經月不下後云興戰守彌年而城池轉

固蓋前云經月者今次攻城也及諸郡皆陷思明并力

圍之外救俱絕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

守式又翻
窘渠隕翻

城遂

陷思明擒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

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

張興
志在

必死自言
命在畧刻

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

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

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僕有短策

足下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鷲巢于

幕

引左傳吳
季札之言

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

間古
蒐翻

轉禍為福

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詈不

絕口以至於死

如史所云則河北二十四郡惟張興可以言義士耳

賊每破一城

城中衣服財賄婦人皆為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

都擔

濫翻

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

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

按史思明與郭李相持於常山博陵祿山

蓋屢蓋其兵及郭李入井陘思明乃能下河北此蓋逆黨稱其才而史不削耳

郡置防兵三千

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尹子奇將五千騎度河略

北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

援

邏郎佐翻

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遽引兵

歸

十二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

新書作呼延谷蓋語轉耳汗音寒

與

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

榆林郡勝

州大河經其北

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子儀還

軍洛交

洛交郡本鄜州上郡天寶元年更名

上命崔渙宣慰江南兼

知選舉

令狐潮帥衆萬餘營雍丘城北

帥讀曰率

張巡邀

擊大破之賊遂走永王璘幼失母

璘郭順儀之子也順儀早死

為

上所鞠養常抱之以眠從上皇入蜀上皇命諸子分總

天下節制

事見上卷七月

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為不可上皇不

聽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

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璘生長深宮不更人

事子襄城王瑒有勇力好兵有薛鏐等為之謀主

長知兩翻

更工衡翻瑒徒杏翻又音暢好呼到翻鏐力求翻

以為今天下大亂惟南方完

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數千里宜據金陵

康曰楚威王埋金以鎮王氣故

曰金陵

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覲于蜀璘

不從江陵長史李峴辭疾赴行在

璘將稱兵峴不欲預其禍也

上召

高適與之謀適陳江東利害且言璘必敗之狀十二月

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以適為之置淮南西

道節度使領汝南等五郡以來鎮為之

淮南節度使領揚州廣陵郡楚

州山陽郡滁州全椒郡和州歷陽郡壽州淮南郡廬州合肥郡舒州同安郡光州弋陽郡鄆州鄆州春郡安州安

陸郡黃州齊安郡申州義陽郡沔州漢陽郡凡十二淮南西道節度使領蔡州汝南郡鄭州滎陽郡許州潁川

郡光州弋陽郡申州義陽郡已上皆據新書使與江東

節度使韋陟共圖璘

方鎮表至德二載置江東防禦使治杭州蓋謂浙江之東也韋陟所

節度者蓋江南東道也其巡屬兼有浙東西及昇宣歙諸州

安祿山遣兵攻潁川

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
百里廬舍林木皆盡暮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
慶益兵攻之晝夜死鬪十五日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
山縛於洛濱木上凍殺之上問李泌曰今敵彊如此

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

輸春

遇翻

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

邪音耶

今獨虜將或為之用

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
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

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

即將

亮翻驍堅堯翻過古禾翻又古卧翻張忠志即安忠志此時已復舊養父之姓

今若令李光弼

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

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

令力丁翻陞音刑離力智翻

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

勿取華陰

華戶化翻

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

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

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過路來春復命

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使疏吏翻並步浪翻

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

泌欲使建寧自靈夏並豐勝雲朔之塞直擣媯檀攻

范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恒定以攻范陽之南

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

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使肅宗用泌策史思明豈

能再為關洛之患乎

上悅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

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

德請為先生除害

娣大計翻惡烏路翻為于偽翻倓徒甘翻

泌曰何也倓以

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為先

從不從 甲辰永王璘擅引兵東巡沿江而下軍容甚

盛然猶未露割據之謀吳郡太守兼江南東路採訪使

李希言平牒璘詰其擅引兵東下之意

璘離珍翻守式又翻詰去吉翻

使疏吏翻方鎮位仕等夷者平牒

璘怒分兵遣其將渾惟明襲希言於

吳郡

將即亮翻吳郡蘇州

李廣琛襲廣陵長史淮南採訪使李成

式於廣陵

琛丑林翻廣陵郡揚州長知兩翻

璘進至當塗希言遣其將

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閻敬之將兵拒之

今之當塗本漢丹陽縣地晉分

丹楊置于湖縣成帝以江北當塗縣流人寓居于湖乃
改為當塗縣仍僑置淮南郡隋廢淮南郡以縣屬丹楊
郡唐屬宣城郡丹徒縣帶潤州丹楊郡唐
未嘗以丹徒名郡徙當作楊守式又翻

李成式亦遣

其將李承慶拒之璘擊斬敬之以徇景曜承慶皆降於

璘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瑱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衆以

討之

韋陟蓋赴鎮中道聞變遂會
於安陸降戶江翻瑱它甸翻

于闐王勝聞安祿

山反命其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

聞徒賢翻
又徒見翻

上

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

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

令力丁翻雍丘唐初
置杞州貞觀元年廢

賊復置之禁城以逼雍丘

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

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號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

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

彭城郡徐州魯郡兗州東平郡鄆州濟子禮翻

賊將

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

斷丁

管翻

巡遂拔雍

丘東守寧陵以待之

帥讀曰率范成大北使錄雍丘百二十里至寧陵

始與睢

陽大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

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

睢音

雖守式又翻塞悉則翻

賊收兵夜遁敕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巡

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號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

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

不應

使疏吏翻將即亮翻折之舌翻

是歲置北海節度使領北海等

四郡

領青州北海郡密州高密郡登州東牟郡萊州東萊郡

上黨節度使領上黨

等三郡

領潞州上黨郡澤州長平郡沁州陽城郡

興平節度使領上洛等四

郡

領商州上洛郡金州安康郡岐州鳳翔郡方鎮表止著三郡餘一郡當考鳳翔郡郿縣東原先有興平軍

因置為節鎮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

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定戎軍在石堡城北隔澗七里廓州西南百四十里

有洪濟橋金天軍其東南八十里有百谷城河州西八
十里索恭川有天成軍西百餘里有雕窠城皆天寶十
三載置
初林邑王范真龍為其臣摩訶漫多伽獨所殺

盡滅范氏

據新書此事在貞觀十九年通鑑因其改國號環王書之以始事范氏已自晉以來世有

林邑至是而滅

國人立其王頭黎之女為王女不能治國更立

頭黎之姑子諸葛地謂之環王妻以女王

更工衡翻妻七細翻

二載春正月上皇下詔以憲部尚書李麟同平章事總

理百司命崔圓奉詔赴彭原麟懿祖之後也

懿祖光皇帝諱天錫

太祖之父也麟懿祖次子乞豆之後

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

不復睹物

復扶又翻

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

動加箠撻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得見其

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宦李猪

兒被撻尤多

舊書曰李猪兒出契丹部落十數歲事祿山甚黠慧祿山持刃盡去其勢血射數升

欲死祿山以灰火傅之盡日而蘇因為閹人遂見信用

左右人不自保祿山嬖妾

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為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

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

所為敢不敬從又謂猪兒曰汝前後受撻寧有數乎不

行大事死無日矣猪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

外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

捫枕旁刀不獲

舊書曰祿山眼無所見牀頭常有一刀

撼帳竿曰必家賊

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

深式浸翻

以氈裹其

尸埋之誠宮中不得泄乙卯旦莊宣言於外云祿山疾

亟立晉王慶緒為太子尋即帝位尊祿山為太上皇然

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恐衆不服不令見人

慶緒日縱酒為樂

懦奴過翻又奴亂翻令力丁翻樂音洛

兄事莊以為御

史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

悅其心

將即亮翻

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

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臣

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

從千容翻泌毗必翻帥所類翻處昌呂翻

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

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

平

邪音耶語牛倨翻

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

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

猶未奉晨昏

徹昌六翻謂人子晨省皆定之禮

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

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李輔國本飛

龍小兒

凡鹿牧五坊禁苑給使者皆謂之小兒李輔國以閹奴為開廐小兒

粗閑書計給

事太子宫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

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

訐二人罪惡

粗坐五翻娣大計翻倓徒甘翻數所角翻訐居謁翻

二人譖之於上

曰倓恨不得為元帥

不用倓為元帥見上卷上年九月

謀害廣平王上

怒賜倓死

考異曰鄴侯家傳曰肅宗自馬嵬北行至同官縣食于土豪李謙家張良娣稱腹痛不

能乘馬併小女寄謙家而去上即位使人迎之迎者或有他說建寧聞而數以為言舊傳曰使屢言良娣頗專恣與護國連結內外欲傾動皇嗣未知孰是實錄新舊本紀皆無使死年月列傳云使死明年冬廣平王復兩京然則使死在至德元載也按鄴侯家傳上從容言曰廣平為元帥經年今欲命建寧為元帥則是至德二載使猶在也又云代宗使自彭原迎使喪故置于此護國當作輔國

於是廣平王倣及李

泌皆內懼倣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

之禍乎倣曰竊為先生憂之

去菴呂翻為于偽翻 考異曰鄴侯家傳曰先公在

內院未起輔國體肥重因近牀語遂以身壓先公先公素服氣乃閉氣良久而去按泌方為上所厚恐輔國亦不敢擅殺

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

謂上許泌以賊平仕行高志見上卷上年

九侯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愈

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

何能為

吾觀代宗所以卒免張后之禍者用李泌之言也

上謂泌曰今郭子

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

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

縣治民

治直之翻

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

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

繒布而已

唐制食實封者凡一戶則以一丁之歲調給之

貞觀中太宗欲復古

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

見一百九十五年
卷貞觀十三年

由是賞功者多

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為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無所不為曷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為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

制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

夫音扶過古禾翻
考異曰鄴侯家

傳曰泌既與上論封爵之事因曰若臣者受賞與它人異上曰何故公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要

為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是矣上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皆令先公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上至至保定郡先公于本院寐上來入院不令人驚登牀捧先公首置于膝上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睡了剋復劫在何時還朕可也欲起謝恩持之不許對曰此近戲謔今不取

上聞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諸

國兵至涼鄯甲子幸保定

保定郡本涇州安定郡去載更郡名鄯音善又時戰翻

丙寅劔南兵賈秀等五千人謀反將軍席元慶臨邛

太守柳奕討誅之

臨邛郡邛州邛渠容翻守式又翻

河西兵馬使蓋

庭倫

蓋古盍翻

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殺節度使周泌

使疏吏翻
泌毗必翻

聚衆六萬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

武威郡
涼州治

姑臧舊城匈奴所築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張氏據河西
又增築四城箱各千步并舊城為五餘二城未知誰所

築也胡據其五二城堅守度支判官崔稱與中使劉日新

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 史思明自博陵蔡希

德自太行高秀曜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陽引兵共十萬

寇太原

行戶剛翻博陵郡定州蔡希德自上黨下太行
道也高秀曜為賊守大同自此趨太原牛廷介

自幽州與史
思明等合

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

之衆不滿萬人思明以為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

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

曰太原城周四十里

太原都城左汾右晉潞丘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二千一百

二十二步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宮城在都城西北周二千五百二十步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所築兩城之間曰中城武后築以合東城周四十里者止言都城耳賊垂至而興役是

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

作塹數十萬

帥讀曰率塹古歷翻範土為之

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

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

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

廣陽漢上艾縣後漢改石艾縣天寶元年

更名屬太原府并陘關在其東葦澤關在其東北皆通山東之道別將慕容溫張奉璋

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為遊兵

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

乘之趣七
喻翻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

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

之人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道安邊軍在蔚
州興唐縣蔚

州有銅冶有錢官故有賊於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

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

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

近其

斬翻

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

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

退營於礮所不能及之地礮匹貌翻

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為備

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措之以木

措章移翻柱也

至期光弼

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

屬之

設翻

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

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

希德等圍太原 慶緒以尹子奇為汴州刺史河南節

度使甲戌子奇以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陽

歸當

作媯媯州也唐人雜史多有作歸檀者蓋誤也趣七喻翻睢音雖

許遠告急于張巡

自寧陵引兵入睢陽

自寧陵東至睢陽四十五里

巡有兵三千人與

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

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

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

將即亮翻懦奴過翻

又奴翻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為遠戰自是之後

遠但調軍糧

為于偽翻調徒釣翻

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

畫一出于巡賊遂夜遁

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

得河東則兩京可圖

河東郡蒲州自河東進兵攻取潼關則兩京之路中斷然後可圖也

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丁丑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

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為內應初平盧節度使劉正

臣自范陽敗歸

事見上卷上年

安東都護王玄志鳩殺之祿山

以其黨徐歸道為平盧節度使玄志復與平盧將侯希

逸襲殺之

復扶又翻

又遣兵馬使董秦將兵以葦筏度海與

大將田神功擊平原樂安下之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

以秦為平原太守

茂音伐秦將即亮翻又音如字守式又翻

二月戊子上

至鳳翔郭子儀自洛交引兵趣河東

宋白曰鄜州洛交郡漢上郡雕

陰之地後魏為東秦州又改為北華州廢帝改為鄜州取鄜時為名隋自杏城移治五交城天寶改洛交郡治洛交縣取洛水之分兵取馮翊

馮翊郡同州兼取蒲同則跨據河東西以圖關

陝可以制賊

已丑夜河東司戶韓旻等翻河東城迎官軍

新志

戶曹司戶參軍事掌戶籍計帳道路過所調符雜徭逋負良賤窮豪逆旅婚姻田訟旌別孝悌殺賊近

千人

近其新翻

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攻城且拒官軍

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斬首四千級捕虜五

千人乾祐至安邑

安邑縣時屬解州

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

門擊之盡殪

殪一計翻

乾祐未入自白逕嶺亡去

白逕嶺在解縣東

遂平河東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

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

江淮庸調泝漢而上梁洋調徒弔翻

上自

散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驛

往來不絕曰駱驛使疏吏翻

長安人聞車

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慙息既定

慙去

翻例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歸

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

伺相吏翻

復扶又翻後
果如泌所料

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

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

言急于復兩
京迎上皇

不

能待此決矣

言決不能從
泌之策也

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

功兵馬使郭英乂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

此即武功之
東原西原也

蜀諸葛亮駐師
之地使疏吏翻

丁酉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乂戰不利

矢貫其頤而走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

賊遊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戒嚴李

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

德遁去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安慶緒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

兼領恒陽軍事封媯川王

唐會要恒陽軍置於恒州郭下恒戶登翻媯居為翻

以

牛廷介領安陽軍事

時慶緒分兵屯鄴郡安陽縣因所屯之地而曰安陽軍

張忠

志為常山太守兼團練使鎮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

兵以禦官軍

守式又翻陘音刑令力丁翻

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

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

先悉薦翻橫戶孟翻

浸不

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為思明殺慶緒張本

戊戌永王璘敗

死

璘離珍翻考異曰新舊紀傳實錄唐歷皆不見璘敗在何處若在當塗不應登城望見瓜步楊子李白

永王東巡歌云龍盤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又云初從雲夢開朱郎更取金陵作小山如此似已據金陵但於諸書別無所見疑未敢質余詳考下文璘所登以望瓜步楊子者蓋登丹楊郡城也璘自當塗進兵擊斬丹楊太守闔敬之遂據丹楊城然後可以望見楊子及瓜步江津之兵及其敗也自丹陽奔晉陵以趣鄱陽其道里節次可驗其黨薛鏐皆伏誅時李成式與河北招討判

官李銑合兵討璘銑兵數千軍于楊子

楊子本為鎮屬江都縣高宗廢

鎮置楊子縣即今真州治所

成式使判官裴茂

新書作裴茂

將兵三千軍

于瓜步廣張旗幟列於江津璘與其子瑒登城望之始有懼色李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

人謀已隳不如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死於鋒鏑永為

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渾惟明

奔江寧

是年以丹楊之江寧縣置昇州江寧縣

馮季康奔白沙

今真州治所唐之白

沙鎮也時屬廣陵郡

璘憂懼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之軍多列炬火

光照水中一皆為兩璘軍又以火應之璘以為官軍已

濟江遽挈家屬與麾下潛遁及明不見濟者乃復入城

收兵具舟楫而去

復扶又翻

成式將趙侃等濟江至新豐

新書

曰新豐陵攷其地在晉陵界蓋南朝山陵之名

璘使瑒及其將高仙琦將兵擊

之侃等逆戰射場中肩

射而亦翻
中竹仲翻

璘兵遂潰璘與仙琦

收餘衆南奔鄱陽

鄱陽郡
饒州

收庫物甲兵欲南奔嶺表江

西采訪使皇甫侁

江西江南西道也史從
簡便曰江西侁所臻翻

遣兵追討擒

之潛殺之於傳舍

傳張
總翻

場亦死于亂兵侁使人送璘家

屬還蜀上曰侁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於蜀而擅殺之

邪遂廢侁不用 庚子郭子儀遣其子旼及兵馬使李

韶光大將王祚濟河擊潼關破之

考異曰寶錄三月
朔方節度使郭子儀

大破賊于潼關汾陽家傳云正月二十八日使宗子懷
文潛募郭俊荀文俊入河東構忠義與大軍約期以翻

城公乃進軍出洛交分兵收馮翊二月十一日郭俊等伺大軍將至中夜舉火剋斬幽檀勤卒千人崔乾祐尋縋而免乾祐先置兵於城北廢府遂以三千兵攻城自領馬步五千伏於關城中公使盱及僕固懷恩等先擊之賊大破遽焚橋我軍蹈之而滅乾祐棄關城尋白涇嶺而逸遂收河東郡舊子儀傳曰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旻司士徐旻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謀伺王師至則為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陴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千人北走安邑百姓偽降乾祐兵入將半下懸門擊之乾祐未入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遂收陝郡永豐倉自是潼關之閒無復寇鈔唐歷云子儀收蒲州又襲下潼關按潼關在河東馮翊之南若未破河東馮翊安能先取潼關又實錄云三月取河東而下復載二月戊戌以後事與舊傳皆誤也今從汾陽傳及唐歷

斬首五百級安慶

緒遣兵救潼關郭盱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光王祚

戰死僕固懷恩抱馬首浮度渭水退保河東

考異曰汾陽家傳

云偽關西節度安守忠帥兵至二十九日公使僕固懷恩王仲昇陳于永豐倉南及暮百戰斬一萬級李韶光王祚決戰而死唐厯子儀襲下潼關及同州盛兵潼關以守之賊將李歸仁來救子儀戰大敗死者萬餘衆退守河東歸仁遂攻陷同州刺史蕭瑋死之盡屠城中舊僕固懷恩傳云懷恩退至渭水無舟楫抱馬以度存者僅半奔歸河東按子儀不得馮翊則西路不通從奉詔赴鳳翔歷馮翊而去則馮翊不陷也潼關者兩京往來之路賊所必爭也子儀若不敗財何以棄潼關而不守今參取衆書可信者存之

三月辛酉

以左相韋見素為左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冕為

右僕射並罷政事初楊國忠惡憲部尚書苗晉卿

惡烏路翻

安祿山之反也請出晉卿為陝郡太守兼陝弘農防禦

使

兼二郡防禦

晉卿固辭老病上皇不悅使之致仕及長安

失守晉卿潛竄山谷上至鳳翔手敕徵之為左相軍國

大務悉咨之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

謂識祿山有反相也事見二百

十四卷開元二十二年

為之流涕

為于偽翻

遣中使至曲江祭之

張九齡

州曲江人使疏吏翻宋白曰曲江縣以湏水屈曲為名

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引

大兵攻睢陽

復扶又翻

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

耳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

膏居號翻

而賞不酬勲

以號王巨新告

身不與賜物恐將士怨望而

不力戰故先以此言慰撫之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

請奮巡逐椎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

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

少始紹翻帥讀曰率陳讀曰陣

賊乃大潰斬

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賊又

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

不輟辛未安守忠將騎二萬寇河東郭子儀擊走之

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

夏四月顏

真卿自荆襄北詣鳳翔

真卿棄平原渡河欲赴行在而陝洛為賊所梗故南奔荆襄然

後自荆襄取上津路北詣鳳翔

上以為憲部尚書

憲部刑部尚辰羊翻

上以郭

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

帥所類翻

考異曰唐

以廣平王為元帥子儀為副元帥按鄴侯家傳廣平在靈武已為元帥唐歷誤也

使將兵赴鳳

翔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庚寅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于三原北

三原

本漢池陽地後魏置三原縣

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王仲昇渾釋之

李若幽

考異曰汾陽家傳作桑如珪今從舊傳

伏兵擊之於白渠留運橋

殺傷略盡歸仁游水而逸

白渠漢白公所開因名

若幽神通之玄

孫也

淮安王神通隋義寧初起兵應高祖

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

進屯湑西

唐都長安跨渭為三橋東曰東渭橋中曰中渭橋西曰西渭橋程大昌曰秦漢唐架渭者

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名便橋漢武帝造在咸陽東南二十二里者名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南四十

里者為東渭橋不知始于何世水經注湑水出杜陵之樊川過漢長安城西而北注于渭湑音決

安守

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

程大昌雍錄有漢唐要地參出圖唐京城西有漕渠

南出豐水逕延平金光二門至京城西北角屈而東流逕漢故長安城南至芳林園西又屈而北流入渭清渠

在漕渠之東直秦之故杜南城稍東即香積寺北

相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癸

丑守忠偽退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陳

陳讀曰陣

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判官

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為賊所擒軍資器械盡棄之子儀

退保武功

監古街翻忠李歸仁領

考異曰汾陽家傳曰賊帥安守八萬兵屯于昆明池西五月三

日陳於清渠之側公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斬首二萬級六月救兵至又陣於清渠我師敗績以昌暑毒師人多

病遂收兵赴鳳翔今從舊傳

中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

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

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

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

信牒者未有告身先給牒以為信也

諸軍但以

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

收散卒

恐其潰散畏罪而歸賊復以官爵收之復扶又翻

由是官爵輕而貨重

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

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既衣於翻

名

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房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

難乃旦翻

而瑄多稱病不朝謁

朝直遙翻

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庶子劉

秩諫議大夫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

蘭以是大招權利御史奏庭蘭賂賄丁巳罷瑄為太子

少師

房瑄既敗師而不思補過
罷之為散官猶輕典也

以諫議大夫張鎬為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于內晨夜

誦佛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安人未聞飯僧可致

太平也上然之

飯扶
晚翻

庚申上皇追冊上母楊妃為元

獻皇后

妃隋納言士達之曾孫景雲
初入東宮為良媛寶生上

山南東道節度

使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申食

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者相枕籍

枕職
任翻

上遣宦官將軍

曹日昇往宣慰

以宦官而為將軍
故謂之宦官將軍

圍急不得入日昇請

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

至

是年夏四月顏真卿已自荆襄北詣靈武曹日昇之至襄陽蓋在四月之前

曰曹將軍不

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

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

逼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為之至襄陽

取糧

復扶又翻

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是在圍中凡周

歲

去年五月賊圍南陽至是周歲

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

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

能克而還

帥讀曰率還音旋又如字

時賊欲南侵江漢賴吳扼其衝

要南夏得全

夏戶雅翻

司空郭子儀詣闕請自貶

以清渠之敗也

甲子以子儀為左僕射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

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

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

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

南姓也周有南仲魯有大夫南遺

郎將雷萬春

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

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

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為矢

射而亦翻下雲射同剡以冉翻削也

中者喜

中竹仲翻

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

左目幾獲之

喪息浪翻幾居依翻

子奇乃收軍退還

六月田乾

真圍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

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已者鬪城來降

乾真解安邑遁去

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

死

王去榮富平人

上以其善用礮壬辰敕免死以白衣於陝郡

効力

時陝郡新復介居兩京之間賊所必攻也上欲免去榮之死而收其力用而不計其隳國法也

考

異曰實錄云於河東承天軍効
力據賈至集陝郡也今從之

中書舍人賈至不即行

下下避嫁翻

上表以為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易曰臣

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易坤卦文言之辭

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

其人不可守然則它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陛下

若以礮石一能即免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

技渠綺翻

其

徒寔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

復扶又翻

若止捨

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

誘音酉

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不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

夫音扶去榮縣民也縣令則其君也大君謂天子治直吏翻悖蒲妹翻又蒲沒翻

伏惟明主全

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令百官議

之

下戶嫁翻

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為法者天地大典帝

王猶不敢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也

過古禾翻又古卧翻

去

榮既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謂無憂所在

暴橫

技渠綺翻
橫戶孟翻

為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為天下主愛

無親疎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縣令

列於十惡

唐初房玄齡依隋定律有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謀惡逆五曰

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犯十惡者不得依議請之例其不義之條注曰謂殺本屬府主刺史縣令見受業師吏卒殺本部五品已上官長及聞夫喪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

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

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陞

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邪

夫音扶少始
紹翻邪音耶

今

陝郡雖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內無憂不克況陝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守得之何益而去榮末技陝郡不以其存亡王法有無國家乃為之輕重此臣等所以

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

陝失丹翻
觀古玩翻

至曾之

子也

賈曾見二百十
卷先天元年

南充土豪何滔作亂執本郡防

禦使楊齊魯

南充郡
果州

劍南節度使盧元裕發兵討平之

使疏
吏翻

秋七月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克高密琅邪殺

賊二萬餘人

邪音
耶

戊申夜蜀郡兵郭千仞等反六軍

兵馬使陳玄禮劔南節度使李恒討誅之

恒胡登翻

壬子

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

六萬石

睢音雖復扶又翻先悉荐翻

號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

郡

濮博木翻濟子禮翻

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

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

廩當作稟音筆錦翻

給也合音閤十禽為合

雜以茶紙樹皮為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

徵

復扶又翻

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

至一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鬪遂為賊所圍張巡乃修

守具以拒之賊為雲梯勢如半虹

杜佑曰以大木為床下置六輪上立雙牙

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枕枕相去四尺勢微回遮互相檢飛于雲間以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轆轤枕城而

上謂之飛雲梯

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

推吐雷翻

欲令騰入

巡豫於城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

鈎鈎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

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

盛時征翻折而設翻

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棚閣

棚閣者於城上架木為棚

跳出城外四五尺許上有屋宇可蔽風雨戰士居之以臨禦外敵今人謂之敵樓

鈎之所及莫

不崩陷巡以木末置連鑲鑲末置大鑲搨其鈎頭

蘇鑲

果翻搨吐盍翻

以草車拔之入城截其鈎頭而縱車令去賊又

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鑲賊又於城西北

隅以土囊積柴為磴道

磴鄧翻

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

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

松明者松枯而油存可燎之以為明乾音干

積十

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

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

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

復扶

又翻重巡亦於內作壕以拒之 丁巳賊將安武臣攻

陝郡楊務欽戰死賊遂屠陝

以孤城介居疆寇之間外無救援宜其受屠

崔渙在江南選補冒濫者衆八月罷渙為餘杭太守

杭州

餘杭郡隋於餘杭縣置杭州後自餘杭移治錢唐後又移治柳浦今州城是也餘杭漢古縣也寰宇記曰禹捨

舟登陸於此因名餘杭

江東采訪防禦使

以張鎬兼河南節度

采訪等使代賀蘭進明

靈昌太守許叔冀為賊所圍

救兵不至拔衆奔彭城

考異曰實錄云拔其衆南投睢陽郡按張中丞傳云許叔冀

在譙郡蓋叔冀欲投睢陽為賊所圍遂投彭城譙郡耳今從新記

睢陽士卒死傷之

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

南與士卒同食荼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巡以順逆

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為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

復扶又翻說式

芮翻為于偽翻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

臨淮

漢武帝置臨淮郡後漢明帝更名下邳其疆域廣矣梁於漢徐縣地置高平郡隋開皇十八年廢郡

為徐城縣屬泗州下邳郡時泗州治宿預也武后長安四年割徐城南界兩鄉於沙熟淮口置臨淮縣開元二

十三年移泗州治臨淮天寶元年更為臨淮郡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

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

衆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馳射賊衆披靡

披普
翻

止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

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

睢陽既拔即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

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強留之

強其
兩翻

具食與樂延霽雲坐

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

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

咽鳥前
翻喉也

大夫坐擁彊兵觀睢陽

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

落一指以示進明

考異曰韓愈書張中丞傳後云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

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按柳宗元霽雲碑云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今從舊傳曰霽雲既不

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為泣

下為于偽翻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寧陵與城使

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

張巡自寧陵入睢陽蓋使廉坦守寧陵城城使巡所署置也將

即亮翻使疏吏翻

閏月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壕

賊營

壕音怪

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

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房瑄為相惡賀蘭進明

事見去載十月惡鳥路翻

以為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為進明都知

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且官與進

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

亦懼為叔冀所襲也

史言房瑄以私憾進明用許叔冀以制其肘腋使不敢分兵救巡遠

然以進明之才借使出兵亦未必能制勝

戊辰上勞饗諸將

勞力到翻

遣攻長安

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

死之

考異曰汾陽家傳閏八月二十三日肅宗授代宗鉞俾誅元惡詔公為副元帥二十三日出鳳翔

實錄九月丁亥元帥領兵十五萬辭出又云戊子回紇葉護至扶風蓋郭子儀以閏月二十三日先行屯扶風

九月十三日
廣平乃發也

辛未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駱谷光遠

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

守橋者千人

乘勝至苑門

長安苑門也

賊有先屯武功者聞

之奔歸遇于

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自是賊

不復屯武功矣

復扶又翻下同

賊屢攻上黨常為節度使程

千里所敗

敗補邁翻

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

上黨郡潞州為程千里被擒張

本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九